

清代延都築園史料

明瞿宣頴題



雙林樓校刊

儒
學
叢
書
談

易梅趙元禮



舊劇叢談

陳彥衡著

東莞張江裁次溪輯

皮黃戲劇之組織排場多與崑曲相類蓋由蘇班摹仿變化而自成一派已非舊觀然則今日之皮黃當明其源別源流之所以異與夫因革變化之所由來而折衷於一是固不可拘一隅之見而概論之也

今日之皮黃由崑曲變化之明證厥有數端徽漢兩派唱白純用方音鄉語北京之皮黃平仄陰陽尖圓清濁分別甚清頗有崑曲家法此其一證也漢調淨角用窄音假嗓皮黃淨角用闊音堂音係本諸崑腔而迥非漢調此其二證也皮黃劇中吹打曲牌皆摘自崑曲如泣顏回摘自埋玉諸如此類不可枚舉而武太子摘自姑蘇臺粉孩兒摘自埋玉諸如此類不可枚舉而武

劇中之整套醉花陰新水令鬪鵝鴨混江龍等更無論矣此其三證也北京皮黃初興時尙用雙笛隨腔後始改用胡琴今日所指唱者之正宮六字諸調皆就笛而言其爲崑班摹仿變化無疑此其四證也

徽班老伶無不擅崑曲長庚小湘無論矣即譚鑫培何桂山王桂官陳德霖亦無不能之其舉止氣象皆雍容大雅較諸徽漢兩派判如天淵此又由崑曲變化之確實證據然則北京之皮黃固不可與徽漢兩派之皮黃同日而語矣

皮黃盛於清咸同間當時以鬚生爲最重人材亦最夥其間共分數派程長庚皖人是爲徽派余三勝王九齡鄂人是爲漢派張二奎北人採取二派而擗以北字故名奎派汪桂芬專學程氏而好用高音遂成汪派譚鑫培博採各家而歸於漢調是曰

譚派要之派別雖多不外徽漢兩種其實出於一源故梨園老伶念字多本楚音而於陰陽平分別尤爲清晰大抵陰平高呼陽平低出爲皮黃之通例惟捉放曹二黃首句輪字明字皆陽平三勝則紆迴低唱長庚則慷慨高歌唱法各殊而各極其妙然則徽漢兩派字音之高下不盡相同度曲須知謂字音之陰陽清濁全在口中之筋節而不盡拘工尺之高低此指崑曲而言崑曲中之陽平字亦有揭調直出而不失音律者程氏其猶本崑曲之遺意歟

譚鑫培文武全才於戲無所不能獨王帽戲只演上天臺摘纓會兩劇餘不多演蓋以其平鋪直敍不足展發才氣故寧不演非不能也譚氏最稱九齡唱工上天臺爲九齡傑作極喜仿其聲調摘纓會則唱作武工一一俱備譚氏演之如火如荼有聲

有色令觀者如入山陰道上幾於接應不暇此豈徒有大嗓子乎
奎派所能耶鑫培常言人之藝術各有短長老角之可貴者只是善用其長不顯其短又云老角皆知安分守法不敢自作聰明以譚氏之才藝其服膺前輩如此宜其演劇不肯率意爲之也

姚增祿老武生也文武崑亂所能甚多清室貴族之嗜戲劇者往往聘爲教習余在肅王府中見其演法場換子而與譚鑫培配寧武關之老旦尤爲妙絕其神色說白身段作工幾可與鑫培並駕齊驅老角本領殊令人不可測度又有李壽峰者文武鬚生兼能崑曲鑫培演別母李配老旦亦佳然較姚則少遜現能演此者老旦中只一羅福山然又不如李以後恐無人矣當時梨園名角輩出票界亦不乏人才如孫菊仙許蔭堂德珺

如金秀山等皆以票友下海而負盛名惟周君子衡資深學博
爲票界泰斗然非知交喜慶堂會不肯登臺內行名角鑫培桂
芬等無不稱道周三爺見之執禮甚恭其欽仰可知也又有孫
君春山前清進士爲吏部司官善唱青衣選聲琢句簇簇生新
紫雲德霖皆虛心請教嘗語人曰某句某腔孫十爺所傳也而
春山從不登場但與三五知己宴會時酒酣耳熱乘興一歌蕭
然意遠若周孫兩君者其票界之星雲歟又孫春山善製新腔
青衣劇中孝義節武昭關祭江孝感天等詞皆有所改正余曾
以其武昭關慢板二黃告梅蘭芳蘭芳已裝入留音片中第此
段例須臨完上句改散板留鬚生上場接一下句春山每一人
獨唱無法收束遂自撰一下句然不能用之登場也自蘭芳唱
片流行遂不能再減而鬚生上場只得再添一上句矣此後青

衣新腔層出不窮大都皆根據此段而不及其渾成大雅然則
製造青衣新腔當推孫十爺爲鼻祖後人不過拾其牙慧耳
名角演劇場面必擇好手而尤以打鼓者爲重要蓋打鼓者爲
場面領袖非與演劇者性情心思息息相通不能得心應手長
庚時有顧某與其子章圃鑫培時有郝六李五皆打鼓中巨擘
此外如李大何九另一何九非何桂山王景福劉順亦其中好
手大抵打鼓者貴能博通劇中之關鍵而輔助演者之精神尤
以鼓點簡潔大方不落小家俗派爲正宗故觀劇者但聞鑼鼓
便知爲名角登場自秦腔盛行鑼鼓專務火暴雖二簧場面亦
雜以梆子俗派流傳外江變本加厲今日場面中求其真有一
簧規矩韵味者即北平亦不多見矣

胡琴與唱有密切之關係其重要不在鼓板之下當時名手樊

三之外有李四韓明厥後則有梅雨田孫佐臣雨田胡琴剛健而未嘗失之粗豪綿密而不流於纖巧音節諧適格局謹嚴有時偶用花點不必矜奇立異自然大雅不羣其隨腔墊字與唱者嗓音氣口鍼芥相投妙在游行自如渾含一氣如天孫雲錦無迹可尋洵可稱胡琴聖手孫佐臣手音極響以挺拔取姿雖好用花點而路數大方不失矩矯較之以大鼓俚曲加入過門者其格調之高下相去不啻霄壤矣

自鑫培出而譚派盛行學之者有王雨田貴俊卿張毓庭皆由票友而歸內行然但襲譚之聲調似是而非若身段作工則茫然不知蓋譚之身段作工變化從心無迹可尋固非內行所能剽竊也內行學譚者只李鑫甫一人李聰明過人目無餘子獨服膺譚氏故其揣摩最有心得鑫培一日在中和園演陽平關

臨時忽以事不至李即代之登場坐客幾不能辨細觀方知爲李然無一去者可知其所學非僅形似矣惜其人早故未能知名設使至今存在譚派老生舍伊其誰屬哉

身段爲內行專門之學不肯輕易傳人以故票友能唱者頗不乏人身段則多不能工能之者惟溥西園包丹廷二君西園前清貴胄當時名角如鑫培楞仙輩皆羅致門下所學自高人一等有時粉墨登場名貴之氣出於天然尤非尋常所能比擬丹庭學戲於王洪壽如探莊蜈蚣嶺雅觀樓八大錘等劇身手步伐皆有家數不但票界所無即求之內行中近來亦不多見也劇中鎖呐曲牌皆摘自崑曲內行場面以多能爲貴其節奏遲速斷續皆聽鼓指揮而鼓點之優劣則大有逕庭所用曲牌大抵取其詞意與劇情略有關合者如發兵則用泣顏回班師則

用五馬江兒水飲酒則用畫眉序行路則用一江風譬之頌詩
斷章取義而已場面老手與票界音樂家以能口舉其詞目爲
淵博然亦不足據爲典要如天官賜福喜遷鶯下用小開門或
用紅梨記花婆寄生草一段原詞看他梳妝巧打扮新與天官
毫不相涉不知何所取義意者因其聲調相合耳但內行不考
其詞冒然用之亦屬非是梅蘭芳排木蘭從軍元戎出師用朱
奴兒反寇聚衆用出隊子二者雖同一發兵曲牌而朱奴兒爲
李闖入寇之詞出隊子係吳王興師之曲順逆倒置未免不倫
經余告之始將二牌互易其他尙多此類由於內行少文學知
識故致此誤愚謂採用曲牌音調自宜從舊而詞意不妨翻新
崑曲中同名而異詞者甚多安得精於音律者起而正之耶

田際雲梆子花旦又名想九霄少時尙姣好中年擁腫少風韵

藝亦平平其人工於心計組織玉成編製新劇頗能轟動一時
當時人以其名對忘八旦可謂滑稽之尤又有李象寅對楊猴子皆絕對也

戲劇雖小道亦美術之一種學無淵源則根底不厚識不廣博
則成就不高其理一也譚鑫培親炙程余諸名宿兼採衆美粹
於一身譬之詩文大家無一字無來歷又如書畫妙手無一筆
落恆蹊其天資固非尋常所及其遭際亦屬曠世難逢昔王石
谷遇煙客廉州而成一代畫家鑫培之遇長庚三勝其猶石谷
之遇煙客廉州乎演劇者既爲美術家則觀劇者即爲賞鑑家
夫古董也字畫也不見眞者無以證其僞不知優者無以見其
劣觀劇亦猶是耳對於名角演劇者一字一聲當識其淵源之所
自一手一式當知其門逕所由來周子衡謂鑫培昭關詞與

桂芬不同而實本乎長庚溥西園謂楞仙陳大官之跌步出於
斷橋之許仙探本窮源具有真知灼見絕非模棱影響之談如
此觀劇方不負名角之苦心孤詣而爲內行所推重嗚呼此豈
易言哉李順庭善唱鎖呐二黃與何桂山演龍虎鬪真能叱咤
風雲千人辟易惟第二三齣即登場觀者後至每以不及見爲
憾何到園最早到時即演演畢即去嘗曰余不耐晚演喜觀余
者早來可也曾與鑫培演捉放爲時已晚何不待宿店竟下譚
殊無如之何後與鑫培在文明園合演數日皆終場而去時何
年已老故不如前之執拗何性嗜酒得錢即謀一醉唱時嘗以
酒代茶亦異稟也

演劇者程度往往視觀劇者目光爲轉移所關亦至重也有燈
籠王者善學長庚一旦登臺偶効程腔觀者競以彩聲報之王

自鳴得意復用前腔觀者置之不理王以爲未嘗聞也又連用前腔觀者大笑謂長庚好腔無重用者羣報以倒彩而王不再登臺矣前在北平見張毓庭甫出臺以譚派爲號召程度淺弱固不待言所唱重腔極多而無一次無彩聲余思之不得其故問諸友人始知其預約戚友捧場旁觀亦隨聲附和未暇計其工拙然不數年張遂日益退化無人稱道矣故觀客對於演劇家貴有監督糾正之責而非徒事讚揚稱頌之能梨園老角能享大名得力於觀客之碧磨正自不少也

名角演劇首重作工蓋有作工而後唱念身段始有精彩作工者表情之謂也然而殊難言矣吳梅村柳生傳有云演義雖小技其辨性情考方俗形容萬類不與儒者異道其始也養氣定詞審音辨物以爲揣摩及其至也目之所視手之所指足之所

跋言未發而哀樂具乎其前演劇之至精者亦猶是也譚鑫培演孔明有儒者氣演黃忠有老將風胭脂褶之白槐居然公門老吏五人義之周文元恰是市井頑民流品迥殊而各具神似由其平日於各色人等之舉止語言無不細心體察刻意揣摩故其扮演登場能隨時變態移步換形明季馬伶嘗侍某相國三年遂稱絕技皆所謂能自得師者也余尤愛其狀元譜一劇見大官始而訝繼而怒怒而至於打如文章之由淺入深畫家之由淡而濃步步引人入勝而盛怒之下態度深穩身分尤高妙處全在痛恨子姪不肖雖很心責打實具愛憐之苦衷其斥大官追念先嫂聲淚俱下令觀者友愛之心油然而生此豈可以尋常作工目之耶近日號稱譚派者於責打大官時先起關門余見鑫培未嘗有此陳伯玉乃積善鄉紳陳大官亦循良子

弟以叔父打胞姪不必慮其逃逸似無關門之必要且打後無人開門而安人竟闖然入尤爲矛盾理路未明妄添枝節自以作工周密獨未計與老旦進門抵觸反成笑柄然則作工豈易言哉

鑫培演狀元譜飾大官者以楞仙爲最佳當呼之進前時只有惶恐聽命進前長跪不敢抗違身分極合鑫培危坐舉袖撫其雙肩問你是陳大官聲色俱厲望之凜然說到好奴才三字隨用右手水袖向大官劈面一甩即掣板趕打簡淨大方姿勢極緊打時二人迴旋追逐如兔起鶻落精采奪目二人皆精武功其身手步伐迥非尋常家數殊令人有觀止之嘆近來飾大官者皆作驚駭欲遁狀員外下位手擒大官力摔在地而大官猶掙扎欲逃所以不得不關門如此惡打何異市井無賴鬪毆以

視譚王不啻霄壤偶一憶及連類誌之足見名角之思想藝術
皆不可及也

名角作工不外通情達理恰如其分若毫無意識自作聰明未有不貽笑大方者曾見某淨角同譚氏演捉放殺家逃走出門時兩邊張望作心虛避人狀欲出復回者數次譚氏跟隨在後進退維谷皺眉搖首大爲不滿此等做作細思實覺可厭又見某某演探母四郎唱至我本是楊公主突前力掩其口四郎亦驚惶失措躡起一脚半晌方下觀之不覺失笑此所謂揣摩過分也鑫培戲界老手雖語涉遊戲亦饒風趣如珠簾寨云我今天來得比那一天都早怎麼會誤了因其向來晚到故作此語是戲是我語意雙關非常美妙他人皆云今天未開戲我就來了意謂加倍早些更爲有趣不知好角從無未開戲先來者已